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二十回 絆雄兵兩途襲敵 燔巨艦單艇擒酋

話說三將出艙，扈搏當先跳上來船，揮鞭叫打。忽聞呼道：「扈搏不可造次！」鐵柱看對面說話的，卻係衛仁，連慌喊道：「莫動手，莫動手！」扈搏縮回道：「險險，幾乎誤傷自家人。」衛仁道：「小將奉令，同平將軍來此守候。將軍可曾成功？」鐵柱道：「僥倖未誤。平將軍可係擒牛市、守滋榮關、叫無累的？」衛仁道：「正是。」邢員道：「客卿令進萬珂河，說有接應，原來係令將軍埋伏於這裡！」衛仁道：「猶奉密諭，平將軍在後，見面便悉。」扈搏翹足望道：「到也，到也！」鐵柱看時，數道桅桿自崖邊轉下，霎時全船俱見。平無累在篷下問道：「衛將軍，可係鐵將軍？」鐵柱喊道：「平將軍，鐵柱在此迎接！」平無累道：「特來聽將軍教！」船到，過來施禮畢，問清成功擒將的事，攜鐵柱手，回進艙內道：「客卿令同將軍帶兵三千，往襲浮金龜息城。」鐵柱道：「天印入寇，搶奪沿邊許多城寨，而今過洋，倘彼以巨艦追擊，我等俱飽魚腹耳！」平無累道：「天印乘船而來，其鋒甚銳，南北地方俱遭荼毒。繼為猿啼峽守將李之英用計焚荊天印寇兵已平，我等出口過亂石島渡洋，無有知而阻者。」鐵柱問道：「關上事務若何？」平無累道：「奉令交代衛將軍。無累因未晤過諸位，是以同來，免致乖誤。」鐵柱乃過平無累船，相別分行。當晚，衛仁等到關。邢貫、扈搏服侍冠軍，押解白額虎，連夜回雲平嶺。平無累，鐵柱出子河過關，次日渡洋，忽然颶颶大作，不能前行，只得復回，進口泊下。第三日風平始出，至亂石島，乃係無數方圓斜直石塊，高低出沒，或密或疏。船在隙中挽行，艙底復係石聲，直到傍晚，才過一半。忽見有個大岡，草木蓊蔚，高不足三丈，上面仍存遺址。

鐵柱問道：「此處有房屋居人麼？」眾兵士無知者，老稍公到前答道：「昔年浮金有正副將官二員，領五百軍士，在此戍守。到今島主言其徒糜糧餉，盡行裁去。後有強徒在此截劫，浮金剿除，毀去營寨，是以猶有存址。」鐵柱道：「若是岡上設兵，小船萬不能過，我等只好回去。」平無累道：「恐未必得平安回去，足見先賢制度不差，後人因己管見，而輕變更，必致敗事。」鐵柱道：「此處比獨鎖渡更險，今尚得過，浮金不足平也！」平無累道：「燭隱治國，未可輕議，我等惟見可而進，見不可則止耳。」行過大岡住下。

次日清晨開船，又是石塊尖峰，縱橫橫，備極萬狀。經過大半天，方得出口，望見浮金境界。臨涯有座高城，築在無際懸崖之上，凹處有數十級石階，夾城臨涯峙立，雖非天險，卻也極隘。平無累知係澄波城，令船止道：「鐵將軍，可領將士暫泊，無累帶有玉砂，先行過去。彼自不疑，可得進城，以便黑夜乘機發作。將軍見有火光，須催船擁至城外，無累自奪門進兵也。」鐵柱依令。

平無累過船，開行多時，到岸泊下。巡軍查係玉砂，取得規例回去，牙行前來迎接。平無累帶得十餘親軍，裝作同伙進城，到行內歇下。復借意上船，將沿路周圍望過。返寓前後，又看清楚，乃同家人晚餐歇宿。約半夜時候，口稱腹痛，持燈後院登廁。到柴堆邊爬上，往外張望，卻全不見形影，乃將藥件安置，點著燭線，仍回房中。一齊裝束停當出行，向城門口來。只見街上人眾紛紛切問：「火自哪裡起？」俱不持救撲器具，皆意在乘勢劫搶。

平無累到甕城，並無多少兵將把守，親軍取出利斧，將鎖砍落，開開門來。鐵柱率領將士湧入，合軍殺到衙署。守將常瑞，副將安錦、孟琛，方才得知，慌慌起來，保護家眷，欲往東關逃走。平無累趕到擒下，將三將斬首，餘者監禁，城內軍士俱降。

平無累令摧山正隊長雲雀領兵三百守城，仍用浮金旗號。再帶降兵，俱令騎馬，連夜趨行。經過兔兒窩、勒馬崖、雙坑塹各險隘處，直掠而前三百里，到競羊關，天已大亮。遙看乃係兩座大山，中夾一小山，設立關城。面前環著深溪，自東北來，繞西復東南而去。兩邊山形如虎，小山似羊，初原喚做二虎奪羊山，後設城於小山上，因而為競羊關。

當時降兵叫門，守軍有認得的，問道：「怎的這麼早帶多兵來，有何事故？」平無累答道：「昨自浮石派回步兵三千守澄波，調我們來守競羊，你們去守白龍。」城上軍士喜道：「回家去也，真的麼？」平無累懷中取出兵符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軍士連忙報明，守將下城開門。平無累過得吊橋，加鞭馳至東門，分軍布列，令凡人來者，許進毋許出。

守將向陽，副將吳根、黃學、吳倚聞信，不及盔甲，只取兵器，率眾趕到查問。平無累道：「浮石百萬雄兵，已到西門外，汝等若念室家，早早歸降，不顧室家，可來就死！」向陽大怒，令副將吳倚出馬。吳倚持斧殺出，平無累橫持大劍，雙手力揮，早已連人帶騎，劈倒地下。這大劍係平無累在滋榮採取金精鑄就，刃長六尺四寸，柄長二尺四寸，犀利無比。當下惱了吳根、黃學，兩騎並出。吳根使的火燄槍，黃學使的水磨鋼。無累見二將到來，又橫劍盡力揮去，二將變作四段。向陽大驚，率眾往西奔走，恰恰遇著鐵柱馳入，迎個正著；向陽無路可退，舉耙接戰，只得三合，為鐵柱生擒過馬。眾軍投戈跪降。

來到東門，平無累問向陽道：「汝等要死，還是要活？」向陽道：「哪有不要活的人？妻妾囊橐俱在於此，要死做什麼！」平無累道：「你若賺得白龍城，家室俱還，你若賺不得，連命莫想！」向陽道：「願求妙計。」平無累道：「令軍士易妝，隨汝作假敗之狀，先奔到白龍叫救。我引兵在後追趕，城上見著開門，便算你功。」向陽道：「謹遵台命。」平無累道：「且歇息。」將各事安頓停當，令摧山副隊長彭搏，領兵三百守城。

查東門，並不曾有人出去，乃選越海軍三百，競羊降兵二百，俱令飽餐，帶乾糧，隨著向陽先行。鐵柱道：「兵士通夜奔馳爭殺，亦太勞矣！」平無累道：「襲取之法，務於迅速，省力而易得功。不可惜勞稍緩，致誤機宜。」鐵柱稱善。

平無累率眾，同向陽先行，鐵柱隨後。到對岩塞，直衝而過，置兵二百名把守。天色已晚，趨行到燕子河水塞，已交四更，將塞內兵士綁倒，又置二百兵守塞。再往前行，又行一百五十里，東方漸白，到老電岡，望見白龍城。平無累令諸軍飽食，自同向陽先行，鐵柱在後追趕。向陽大喊叫救，城上早已望得親切。守軍韓上珠挺槍帶軍，率裨將傅嘉，開門齊出，讓向陽等人去，使槍而迎鐵柱，戰過二十餘合。平無累上城，砍倒守將雲懋，下城閉門。外面軍士大驚，喊道：「韓將軍，門都關了！」韓上珠驚疑，架開鞭，走過吊橋，鐵柱勒馬不追。

韓上珠查問，只見一聲梆響，浮石旗旌盡行豎起。韓上珠知是中計，便拍馬率眾，倉惶向東而去。

平無累開門，鐵柱人道：「前面係什麼城池？可往取之。」平無累道：「此處往東北二百餘里，即係龜息城，杞圖佳駐紮，督理糧餉。燭相國前於各關津盤查，今應回矣，須細探訪，方可進兵。若燭相國未回，取得龜息，懸岩城亦可圖也。」乃查問軍士，道：「燭相國歸來已五日矣。聞昨早捉著有個姓余的將官，係從丹鳳谷來的，故調韓將軍至此守城，換皮將軍回龜息去。」平無累道：「丹鳳谷何處來的將官被擒？」軍士道：「丹鳳谷現有浮石兵將，這自然是一起的。」平無累道：「北邊形勢尤險，難道係龍遜比我更速麼？昨早捉獲，想必得令在先，須親往探訪，商量設計。」鐵柱道：「將軍不可離此，待小將去來。」平無累道：「此處路途，未將多曾行過，將軍可緊守城池。」鐵柱應允。

平無累更衣，藏口小劍，復問清路徑，夜裡出城，向北而走。不說沿途躡跡潛蹤，山險水隘，只說到得丹鳳谷，見譙樓旗號確係浮石，幡上有個「龍」字。無累認清，放心直進，遇著巡軍，說明使報。

原來龍遜於通明卸事，蒞任滋榮。龍街奉命持函亦到，龍遜啟讀，乃係令將關務交副將許官領率，龍街帶兵三千，選將十員，潛由紺水洋襲取前去。續接得領到兵符，令用浮金服色，假作左衛驍騎羅將軍，令巡查西北，直往龜息城。龍遜得令，立時備辦停妥，使龍街假裝公孫發，收著兵符，自作騎卒在前。黃昏出關，通夜驟馳，天明到紺水洋。現有浮金船隻，見係本國人馬，便行裝渡。這洋水近浮石，半邊猶係淡青色，漸漸漸濃，到浮金那邊，正係深碧紫色，是以名為紺水洋，又名紺海。當下率眾上岸，先使乾卒報到。

石城守將，姓麻名飛，得信閉門。龍街等到時，見城無甚險阻，俱係巨石砌成，惟高厚倍常耳。麻飛緹下軍士，取符上驗，始

令開門，下城接見。兩處兵將羅列東西，麻飛問：「近日交戰勝負？」龍街道：「彼此互相勝負，乃軍事之常。今有飛語，言將軍交通浮石，曾否知之乎？」麻飛驚道：「小將世受國恩，家族頗眾，豈肯為這滅門之事！」龍街道：「仇人之口，有何忌憚，哪管家族頗眾！或者正因族大人眾，內結有深仇，畏將軍而不較，故誣將軍，而及貴族耳。」麻飛道：「主上信否？」龍街道：「如何不信？自冠軍私交敗露，訪聞文武通謀者甚多，故左將軍奉命，使小將等分巡各邊，便宜行事。」麻飛無語。龍街道：「小將年輕，諸務未諳，今省察西北一帶，敢勞將軍同往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麻飛道：「奉命鎮守，未奉命巡察，豈敢擅離？」龍街笑道：「將軍如何肯去？須小將同到龜息城相國處辦理。」叱令拿下，當時余先、時卜走上擒祝龍街道：「與諸將士無涉，不得妄動！」眾將都知公孫之勇，況又係奉命，誰敢違逆，盡行退下。

龍街問道：「諸公可舉廉能寬惠的將官，權知鎮事，以便奏請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廉能寬惠，愛恤軍士，莫若嚴惠。」龍街問道：「嚴將軍何在？」眾將將嚴惠推出，上前唱喏。龍街見形猥犖小，不似大將氣度，既為眾心所服，必係狡猾之徒，故作笑容，下階攜手而上，道：「將軍能服眾將，定係奇才，國家得人矣！小將過洋來，見紺水洋口正無兵把守，使敵人易於登岸，處置未免失宜。」嚴惠道：「本有三千兵把守洋口，前日奉令調往軍前，現在兵少，未曾分撥。」龍街道：「城中有若干軍？」嚴惠道：「向來也係三千，初時獨去一千五百，只存一千五百。」龍街道：「可用兵一千，副將二員前去守口。」嚴惠道：「管隊膝羅、伍弼可用。」二將出班打恭道：「洋口原係要地，舊有兵三千，今只有一千，恐不足用。」龍街道：「索性將此五百名帶去，我另撥兵守城便了。將士各給半月糧餉安家。」膝羅、伍弼依令去後，龍街次日令狼頭隊長武壁領兵三百守城，檻好麻飛，邀嚴惠同行出巡。嚴惠勢不能辭，只得隨著。將下午時，到鐵牛谷。只見對溪係數十丈高的峭岩當前，疑無路徑。行過石樑，轉入峭壁，旁邊有個黑洞，上築石碣，屯兵把守。嚴惠向前說明，兵弁絞起關鍵，拉開鐵門。龍遜等進洞，裡面雖不十分窄狹，卻左彎右轉，地上凸凹濕滑。約行華裡，始有亮光，出得洞口，只見兩山環抱，中多居民，卻無軍士。嚴惠道：「此洞係鐵牛神所開，故名鐵牛谷，後設兵在此，即名鐵牛關。有警，則於洞內多設機械，敷以毒藥，過者皆死。東邊出路，迤邐逼窄，兩畔俱係懸岩，隨著險隘之處，置兵安守，敵人不能飛越。」龍街令狼頭左副隊長時卜領兵三百把守。

次日出谷，果然險峻非常，約有二百餘里，外俱平坦。又行一百五十里，到錦屏岡，卻係三十餘丈高一塊白石壁，兩旁夾的係高嶺，下面響的係深溪。壁上有隱隱各種斑駁顏色之玄曲逕，往來行人繹絡不絕。一道飛泉自岡山顛懸下，樹葉赤綠青黃，華彩映發，真似一軸畫圖。又因石體端方，儼如屏障，所以呼為錦屏岡。溪內原設十二隻渡船，見著兵來，俱收過東岸。嚴惠指出暗號，始搖過來，離埠丈餘，泊著查問。嚴惠復為細說，篙公用手相招，十一隻船齊來。龍街令前鋒隊先渡，左牙右牙次之，中隊輜重又次之。左爪右爪，在左翼右翼之先；左備右備，居左足右足之後；殿軍又在後。分作十餘次，方得渡畢。盤旋上下，行到錦屏岡頂，中間一道清潤，左右俱係石地。龍街欲留兵把守，龍遜道：「錦屏上難下易，前後有兵，此處可以不必。」龍街依允。

次日，前進八十餘里，已是老蚌峽。入內，兩嶺犬牙相錯，夾著曲折深溪，只有半邊嶺腰，熔金撐木，造成棧道；若毀斷數丈，東西便不得相通。中間寬處，有白圓巨石，徑約三裡，呼為明珠墩；上面有壘無兵，舊名明珠城。龍街令虎翼左副隊長於武領兵二百把守。

再前進，沿途與嚴惠說些槍劍，相得甚歡。又過一百六十里，望見丹鳳谷，龍遜令龍街分兵五百先行，餘兵在後繼進。龍街依允。行到谷口，望著丹鳳城，只見一將領軍近前來，問道：「係何處來的軍馬？」龍街道：「奉命巡察東北一帶。」那將問道：「有兵符麼？」龍街道：「有。」令嚴惠將符與看。那將見著嚴惠，各相慰問，便持符回城。

原來丹鳳守將舒涵，晨早奉到燭相國令箭，命嚴防奸細，便使副將樂康帶兵巡搜。出城遇見龍街兵馬，樂康與嚴惠俱係舊交，如何不信？舒涵視符上各事皆確，亦自出城迎道：「緣新奉令，言各處失機，恐敵暗襲，是以嚴加防察，唐突之咎，將軍原諒。」龍街道：「為將者理合如此。各處如何失機，小將卻不曾聞得詳細。」舒涵道：「只聞雙龍鐵甲馬，為鹿角軍所敗，他處卻未知。」龍街道：「諒係輕敵使然。小將自紺水洋行來，山路水惡，真所謂一夫當關，萬人莫進。浮石如何得到！此次巡行，實係主上多疑也。」舒涵請入城中。

樂康仍領兵出谷，正搜著龍遜等，問道：「你們在此何為？」龍遜道：「隨公孫將軍到來。」樂康道：「隨軍不令進城，也應屯在濠邊，今藏於此，顯係匪人！」挺槍刺道：「看槍！」龍遜使狼牙棒撥開，鬥過五合，樂康敗陣而逃。虎翼正隊長餘何能，抽弓搭箭，認清射去，正中馬後胯，忍受不住，將樂康掀上。余佑、余先二騎飛出擒住，軍士四散奔逃。

舒涵正設宴款待龍街、嚴惠，家丁來報：「城外不知何處來的兵馬，將樂將軍擒去！」舒涵停杯，起身問龍街道：「將軍所帶兵馬，俱在城中麼？」龍街道：「仍有後隊未到，自家兵將，如何操戈爭戰，必是錯誤！」舒涵道：「古怪！小將且去看來。」攜鋼上馬，帶將士出城，余佑揮雙刀迎著，鬥十餘合。

龍遜觀余佑抵不住舒涵，使棒向前。余何能在旗門下認親，又發暗箭，正中舒涵左脅，翻身落馬。諸軍見主將喪命，盡行奔回。到得城下，城門已閉，龍街拊著女牆喊道：「降者免死。」眾軍皆投戈，倒地拜伏。

龍遜兵到，令降兵屯於城外待遣，給資糧分散歸農。龍街開門接龍遜入城，嚴惠目瞪口呆。龍遜笑道：「嚴將軍莫怪，小將係浮石通明關龍遜，奉令襲取龜息，將軍不棄，功勞共之！」嚴惠道：「小將家室現居瑞麟城內，奈何！」龍遜道：「端麟城在何處？」嚴惠道：「此地斜由西去，折而南行，過蘭花岩、金魚蕩、桂子壑、畫眉嶺，始到墨麟，又名瑞麟，有七百餘里。若由東出谷，往南挨不夜湖邊，到龜息城，西入光明墩百五十里，便係瑞麟，約只五百餘里。」余先道：「何不徑襲龜息，得了城池，斷盡浮石歸路！」龍遜道：「來意原係如此。」龍街道：「不可。客卿吩咐到丹鳳城，探得燭隱未歸，則遙襲龜息，若是已歸，則堅守丹鳳，切勿輕動，致傷兵將。今燭隱現令各城嚴防，則係已在龜息，豈可輕進？」余先道：「壯士臨成，不死帶傷，若拘拘執執，如何建得奇功！今現有符在此，若騙得入城，將軍隨後進兵，小將得便先斬燭隱，裡應外合，大功成矣！」龍遜道：「突有差錯，性命亡矣！」余先道：「某等深受國恩，並將軍栽培，雖肝腦塗地，亦所甘心！」余佑道：「小將亦願助余先同往！」龍遜道：「汝二人堅執要冒此險，可領三百兵先行，相機而進，我率兵接援。」余先、余佑大喜。龍遜撥與虎翼兵三百名，正副隊長各一人。余先欣然，訪得嚮導，傍晚出谷。行過二百餘里，覺得愈行愈亮。余佑道：「難道五更過了？」嚮導道：「龜息城下湖中有窟，大小珠蚌，夜則吐珠賽光，明亮如晝，喚作不夜湖，龜息城名為不夜城。今之照耀，皆係珠光，乃將近湖耳。」眾人方知，果然漸漸與日無別。來到湖邊，令眾歇下餐飽前進。

天色微亮，望見龜息城牆。接行到得對岸，看湖約寬二十餘里，後係層疊高嶺。前有烏金大石，踞於北邊，兩傍石爪，分入湖內；中間有個凹岩，凹中又有凸出尖圓石子，如龜藏頭伏息之狀。大石約高四五丈，城即築於龜背。兩爪上各有門，平日俱開，近因用兵，只開左首。西岸有將官盤詰稽察。余先等到渡口，說明來歷，將兵符交看。稽察官查過，使副將送往城中，照驗回來，傳令公孫發單身進見。

余先昂然上船過湖，復搜檢訖，再放入城。沿街排列將士，寂然無聲。直到府前，隊伍整肅，盔甲鮮明，好威嚴氣象。余先進到第三層門，見有一位白鬚尊官，端坐據案，料係燭隱，乃於階下參見。堂上問道：「公孫將軍勞苦！」余先躬身答道：「奔走之勞，分內所當。」又問道：「將軍令尊係何名字？」余先並未訪及，從何應答得來？支吾道：「不敢稱父名。」堂上道：「樂鑰為樂書之子，稱樂書『書』也，後見於《春秋》。今問令尊之字，便道何妨？」余先道：「乍得望見威嚴，心內驚慌，記憶不起。」堂上道：「他事或忘，父名何至記不起？爾哪裡係公孫發，明係奸細，左右可速拿下！」道猶未了，兩邊將官齊來。余先見事敗露，便起身趕奔上堂，意欲捉住燭相。忽聞道：「著！」耳上已中飛鏢。料事不好，回見諸將皆有兵器，自己手無寸鐵，何能抵敵？只得躍起，捻著循邊緣子，欲翻身上屋。忽又聞道：「著！」飛鏢早到，將右虎口釘在椽上。急忙拔鏢，眾將鉤戈攢上，已將衣甲搭住亂拖亂扯，跌下來，拿住綁起。

堂上老者，正係燭相國。由東南省察，因聞有反間書，便來到此，喚杞大夫往西北考核。當下雙鏢聯發，擒得余先，與眾將道：「浮石將士如此，各處安得不敗？」問余先道：「汝姓甚名誰，如何到得此城？」余先立而不跪道：「我姓余名先，乃龍將軍麾下次將，由紺水洋取道丹鳳城。龍小將軍奉令原不許來，我貪功，欲得汝首，破此城以取封侯，今雖被擒，汝亦係走肉殘喘，暫延時日耳！」燭相國吩咐檻固。令傳事官再到對岸，喚一人來。又令裨將韓上珠道：「爾可速往白龍，調回皮蓋，用心稽察勿誤。」韓上珠得令而去，又令楊善道：「冠軍同白額虎為浮石所劫。浮石梟白額虎，冠軍無聞，必有他故，明日探子回國便知。今敵人已經北人丹鳳，雖使韓上珠去守白龍，猶恐不足了事，當再選將前往。今大軍在外，老夫請全軍而歸，奈不見從，致有非常之失。中路惟天井關糧豐城固，儲備廣多，今使汝往鎮守，老夫始放寬心。」楊善得命而去。

傳事官喚到一人，上堂參見，乃係虎翼副隊長姚牧。燭相道：「汝引軍奸謀敗露，已被擒檻。汝等好好回去，申明用冠軍來換可也。」余先阻攔高聲喊道：「不可！冠軍英雄無比，百余先不抵一冠軍！且彼殺我國名將強兵，無有數目，今得之正宜寸磔，為諸亡將報仇。放之則如縱龍歸海，國事未可知也。可記斯言，我從今絕食矣！」燭相道：「汝毋聽此狂言！兩國本無宿仇，皆為小人所構，以致傷殘。老夫方將與西、顧二相商議和好，汝能將命，休兵息民，與有功焉！」姚牧思想，力無能為，只得答應退出。過湖與余佑說明，領兵回到丹鳳，告訴前情。龍遜頓足道：「余先性烈是我送他性命也！且申文報明，並將各處事件安排停妥，守待軍令。」申文去後三日，軍士報道：「外有一人，口稱姓平，從白龍城來，要見將軍、小將軍。」龍遜道：「白龍城有什麼姓平的？」龍街道：「莫不係通明得令，襲人白龍？且去看來。」龍遜依允。龍街趨出，望見果係平無累，大喜，向前攜手進城。

龍遜迎人，見禮道：「未知將軍光降，有失遠迎。」平無累道：「不敢。聞取龜息失利，願聞其詳。」龍遜請上接風席，將始末說明。平無累道：「此不是彼所致。今中間隔著瑞麟城，若得瑞麟，則我等形勢通聯，隔浮金君臣為兩載矣！」龍遜道：「防備必嚴，峻險難取，莫若於中途擇險築壘以斷之。」平無累道：「行來卻看有二三處可用，請與將軍務築堅塞，則我氣通面敵勢難矣！」龍遜道：「事不宜緩。令龍街率五百軍士，隨將軍行。」平無累道：「所見甚善！」龍街立刻點齊，同出丹鳳。次日到桂子壑，當道已欲有壘。龍街便欲攻奪，平無累道：「形勢不可力求，只可誘齷。」龍街乃率眾先行，來到面前，審視便回。塞內引軍開門追來，喊道：「俺相國料得不差，爾走往哪裡去！」平無累故作殷鯨情狀，率領軍士投戈拜倒。來將催騎，只望前趕龍街。平無累便悄悄掩入塞內，殺散軍士，放起炮來。龍街聞得，回身迎戰，鬥有十合，一錘打碎敵將頭顱，眾軍爬山越嶺而逃。龍街進塞，平無累道：「彼失此隘，自另起兵奪復。我且趕回白龍，令鐵柱起兵前來，築塞於蘭花崖，以成犄角之勢。天英雙龍既破，客卿必添兵將乘機進齷我等從中斷之，絕彼信息，雖不得浮金，燭隱亦無能為力也！」龍街稱善。

不說平無累去安排築塞事物。且說天印島海鯨受了浮金結納，立刻差沙虎大發材料，趕造船隻，自己揀選將士。不數日間，造成大艦十二，每只可坐千人。海鯨領得強兵一萬，分作兩隊，揚帆直到浮石洋邊。大觀塞內守將和固，令發炮飛槍。大艦全然不怕，聯並直衝，水塞俱如朽木，黏著盡倒；戰船好似浮萍，擦著全翻。

和固見勢不利，只得收兵，奔入大觀城，與守將別莊道：「我自幼練習水面，未曾見此大船，並不須人用力，惟行勢衝壓，擋著即碎！」別莊道：「恃船應無長技，登陸自然殄滅！明日定來攻城，須預為防備。」密令副將尚霄、燕甲各引兵五百，埋伏於南門外五里墩蘆葦叢中。自帶兵出城，下塞養力。

出城塞猶未布，沙虎已領兵殺到，俱係蓬頭跣足，露出上身，惟著單褲，用的長刀短槍，飛奔跳躍。別莊揮戈殺出，沙虎使鐵鏈錘迎戰。鬥過十合，天印吹動號角，諸軍圍裏前來，大觀軍士亦卷地而至。天印寇兵或二三相依，或四五成群，旋轉刺砍，速於水輪，雖係精身，刀劍急切不能得入。別莊見寇勢猖狂，令放號炮，尚霄、燕甲兩軍齊起掩殺，砍倒數兵。氣勢正盛，忽然有如風雨驟至之聲，一彪雄軍衝到，卻係海鯨。

別莊盡力遮攔，哪裡有用？海鯨使二口鐵錨，擋著者無不摧殘；尚霄、燕甲迎上，俱為打死。別莊連忙收兵，海鯨、沙虎隨後追逐。幸賴和固領兵救回，僅存三百餘名帶傷軍士，別莊亦受數槍，閉門堅守。

海鯨、沙虎於城外搶擄殺戮，回船揚帆，到靖波塞。守將通俠先已聞知，備下火船火筏，見天印巨艦轉輪衝來，飛將船筏燃著，順風放去。誰知天印將鐵首長竿叉住推開，並不能著艦。通俠見計無用，料塞難守，令軍士回城。不期沙虎自後掩到，通俠舞斧砍斫，雖殺死數人，自身亦受多傷，左膊又為折斷，恐遭擒受辱，慌自劈腦而死。

海鯨便殺往靖波。城內守將柴椿、溫緩，聞寇到塞，商議守禦。溫緩道：「其鋒甚銳，大觀可鑒，莫如堅守。」柴椿道：「郊外赤子可憐，須令進城，以免屠戮。我引兵保人，將軍令各門傳渝可也。」溫緩遵令，柴椿領三千兵出屯要道。立足未定，海鯨已至，柴椿挺槍迎敵。海鯨不以為意，戰有十合，脅下中槍，身離鞍鞍。柴椿復認咽喉刺去，忽有鏈錘飛到，將槍撥開，海鯨滾跳起來，翻身上馬。柴椿同沙虎接戰，海鯨令兵圍定，自己割下戰袍，塞住傷處，復攜錨人殺。柴椿馬失前蹄，倒撞落地，海鯨趕上，錨下打死。再掩殺敗軍，可憐三千雄軍出城，只剩下十數人回來。溫緩顧不得百姓，慌令各門緊閉。

海鯨等擄殺過去，又分水陸，趕向息氛。沙虎船到，已是個空塞，直殺上岸，往息氛城。海鯨先在邊邊，不見有兵，暴怒如雷。沙虎道：「兵貴神速，今此城靠山臨河，攻實不易，可舍之進取猿啼峽。過峽即係內地，土饒民富，子女玉帛，勝此沿邊十分。」海鯨大喜，回騎上船。

卻說猿啼峽，浮石東南四水出海之口。層岡疊嶂擁列，兩峰夾峙，關設於前。內外戶口繁殷。離海百有餘里。他處水路，上分下合，惟此水出峽，卻分八道入洋，原因奔流迅急。

李之英到時，疏開以殺其勢，又多通潮汐，以灌溉邊田。自吳洪等奉客卿令，由滋榮關來，李之英便率吳洪、童微、淡達、曾東、巢高、七瑩、越豐，並將先時所揀選健壯，一同朝夕訓練。當日聞得天印兵犯大觀塞，傳明令關外居民並倉廩，盡移於內；將入海之口堵住，蓄水以淹毀將獲之谷，踞關而守。

海鯨、沙虎到來，全無所得，不見關外有兵，令軍士辱罵。李之英亦令罵以激之。海鯨等沒法，傍晚退歸。途中滿地俱係水，沙虎驚道：「潮來了！」海鯨慌道：「上船不得，如何是好！」軍士道：「潮勢活動，這係積水，若不快行，返恐漸深難走。」海鯨傳令，軍士先回，自與沙虎斷後，俱沒及馬脛。來到海邊，見水係被遏，長堤外形低，土地反乾。海鯨大怒，令軍士控去，頃刻便涸。當夜修書遣將，往浮金報捷。

次日又來大罵，童微等同請出戰，之英道：「看彼軍士，已無人形，我兵與鬥，甲厚則旋轉費力，輕裝又難當槍刃，莫若待其倦，以計破之。」陸達道：「某等素以勇捷見稱，又蒙將軍教訓，當此強敵，正宜試之。而今七人願不帶一兵，以挫其銳！」之英道：「既汝等齊心，只留曾東居守，本鎮亦同臨陣。」眾將大喜。

之英選五百名軍士出關，令每將各帶五十名，分兩路抄去。海鯨接著吳洪、巢高，沙虎接著童微惡戰；七瑩、越豐、陸達軍亂殺。吳洪、巢高雙戰海鯨不下，巢高手內略鬆，鐵錨壓下，打成肉餅；吳洪勉力撐持。陸達殺到，見童微敵不住沙虎，便向前夾攻。吳洪敗逃出陣，海鯨就來助沙虎，七瑩、越豐趕上，接住海鯨。李之英見折了巢高，傳令鳴金。海鯨、沙虎纏住，諸將不能得回。李之英使鐵鏈錘，領卒殺人，海鯨舍卻七瑩、越豐，來迎李之英。戰過三合，之英鏈錘將海鯨左手鐵錨纏住，摘落塵埃；海鯨一個貓便使不起來，之英揮錘打中右臂，海鯨棄錨策馬奔逃，之英逐殺。沙虎不敢戀戰，領軍保護海鯨而走。

之英收兵回關，責童微、陸達道：「汝等恃勇，致折巢高，以後再言戰者，軍法從事。」諸將默默而退。之英喚吳洪吩咐，吳洪點首而去。次日不見寇到，令軍探訪，回報「海鯨在船上調養傷，沙虎領兵各處抄掠」。乃令軍士收拾齊備，見火出關。

再說海鯨等因不能過峽，田中無獲，恐軍糧費廣，將兵分為三隊。每日一隊隨沙虎搜劫，一隊接援搬運，一隊休息。第三日傍晚，劫搜之隊方回，沙虎護運之隊未到，忽有大船一只，漂流而來。望樓上軍士報知，海鯨喜道：「正恐日久乏餉，今船漂到，

分明係上天所賜，速搶勿失！先得者為頭功！」號令發出，各艦起錨競進，張翼排迎，圍個正著。來船忙亂，左衝右撞，被圍難出。人眾盡行奔入艙內，將門緊閉。海鯤叱令擒拿，將士搶上船去，劈倒艙門，只見煙火噴出，烈燄紛馳。

眾軍俱被衝倒，急掙起來，看那篷桅艙樓等件，早已燃著；慌離開時，如膠黏定，急切不能得脫。正在著急之際，兩邊艦上生煙吐燄，只見眾寇都喊起來，看時各梢上亦俱燃著。海鯤欲逃無路，思量赴水，恰好有只快艇經過，喊道：「島主速上船避火！」海鯤不分好歹，舉足跳入，兩邊十數人蕩槳，如鳥飛回。看各大艦內，軍士東奔西跳，撐拳頓足，身上著火，亦被焚燃，下水的皆無生路，多少傷殘。

再說小艇瀝漸蕩入港內，海鯤問道：「這係什麼地方？昏暗不可輕入。」只見稍後人道：「島主前日接教，就忘記了麼！」海鯤回頭急看，猛省係前日交戰的將官，情知中計，看艙內卻無兵器，隨手奪過一把槳，往後擊來。那人同二十多名伙伴，齊翻入水。海鯤正無處作法，只見舷邊有人冒出半身，扳著船頭播道：「島主，水底好耍，請下來耍耍罷！」海鯤往前奔來，站不定腳，船身翻轉，入落水中。

原來艇上就係吳洪，受了李之英密計，將大船內裝硝磺、油鑊、火蜂、火蝶、火蝦、火啄木等件，外邊俱有狼牙犀利鐵釘；又將艙後艙底截去，橫係快艇一隻於內，假作飄流之狀，自上放下。待敵擾來，故意先離，而後用力撞碰，釘入加倍深固。人俱進艙，燃著炸藥，盡上快艇，齊力蕩開。凡遇艦尾俱釘猛油火爐，燃著復走，所以各艙皆起煙燄。又於海鯤紛亂驚慌之際，出其不意，誘上小艇。海鯤雖然英勇，奈是天印島主，不大習水性，船翻無法，被吳洪等於港底綁起，唱凱蕩回。

當日沙虎將晚歸來，遠遠望見火勢，如同白晝，心內大驚，令軍士盡棄所掠，趕奔回船。方到港邊，聽見唱歌，卻因遠亮愈顯，近邊漆黑，看不清楚。問道：「係什麼人？」海鯤聞得沙虎聲音，喊道：「快救寡人！」沙虎聽知，急急追趕，馬饑槳快，盡力加鞭。趕到林箐間，忽然炮響，軍馬闖出，為首便係童微。沙虎吃驚，回頭便走，約有五七里，蘆葦邊列著精兵攔阻，為首卻係隆達。

沙虎哪敢迎敵，奔到海邊，見艦俱遭焚毀，火猶未息。天色深黑，更無去路，只得在沙上屯紮。青草餓蚊如急雨般來，驅逐不去，十分利害，天亮始退。

眾人熬過一夜，又倦又饑，挨出葦叢，思尋飲食，忽見李之英領將率兵衝來，喊道：「沙虎不降，更待何時！」沙虎大驚。正是：仰望天空無健翮，俯看海闊少慈航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